

长篇纪实文学

后爸后妈

从古至今，许多人的命运是被别人改变的。

伟人可以改变历史，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但是许多时候，他们面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。

因为他们的命运也操纵在别人的手里。

灾难发生的时候，那些拥有改变别人命运的人星辰一样出现，他们带来了奇迹……

Houba Houma

◎张立峰 晓帆 李黎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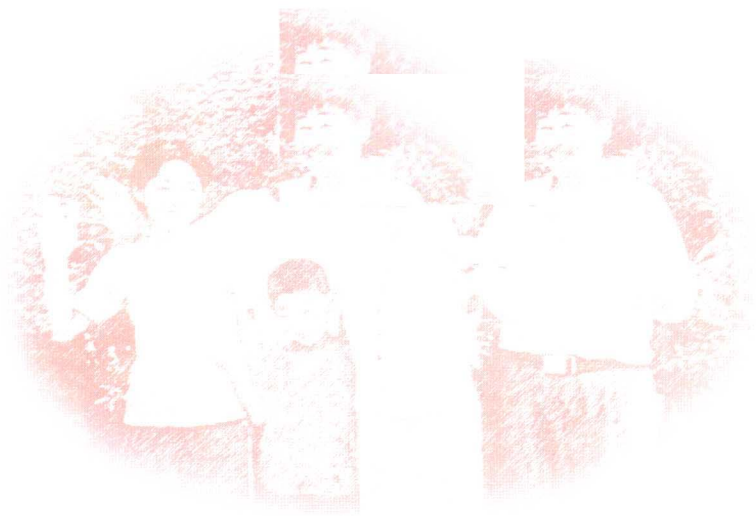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长篇纪实文学

后爸后妈

Houba Houma

张立峰 晓帆 李黎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爸后妈 / 张立峰 晓帆 李黎著 . — 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3.11

ISBN 7-80145-781-1

I. 后… II. 李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5214 号

后爸后妈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50

电话:63184791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

※

880×1230 1/32 印张 8 字数 15 千字

2003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7000 册 ISBN 7-80145-781-1/I

定价:25.00 元



▲雷晶、雷忠
超姐弟落户北
京仪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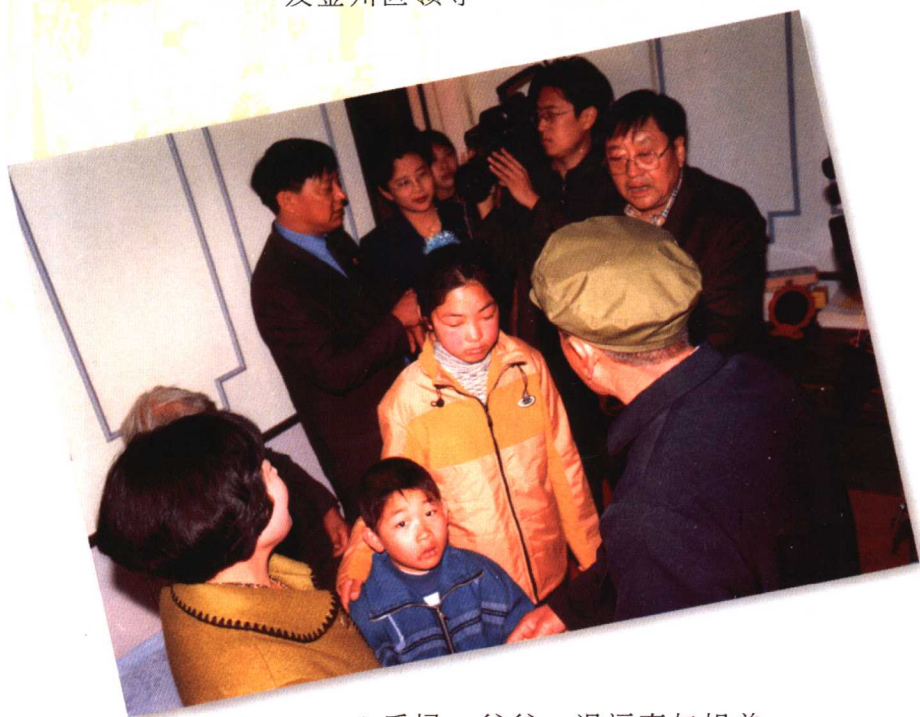
▲雷晶接受
记者采访



▲鞠躬致谢



▲爷爷、奶奶、迟福声、姐弟俩
及金州区领导



▲后妈、爷爷、迟福声与姐弟



▲姐弟俩与新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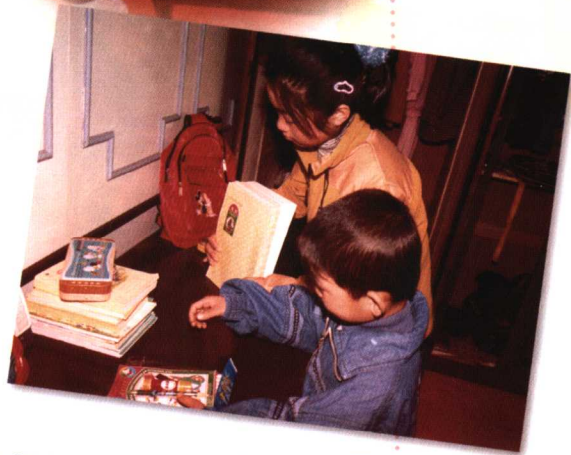


▲雷晶患老年痴呆症的奶奶



▲全家接受采访

▲小姐弟的新家



▲村民捐献给姐弟俩的图书、文具。



▲原来的家



▲送别小姐弟的家宴

▲后爸梁连新为雷忠超穿袜子



▲雷晶和弟弟雷忠超与养父养母及哥哥

目 录

第一章 祸从天降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1. 明天就是中秋 | 1 |
| 2. 满地葱绿 | 14 |
| 3. 爸爸妈妈没回来 | 23 |

第二章 艰难度日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1. 雷显云之死 | 33 |
| 2. 老牛百岁 | 46 |

第三章 命运的转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一部获奖的专题片 | 60 |
| 2. 北乐村召开了村委会 | 72 |
| 3. 重返老虎村 | 93 |
| 4. 找到了收养人家 | 103 |
| 5. 北乐人就像过节 | 113 |
| 6. 摄像机里的片断 | 117 |

第四章 走入北乐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告别老虎村 | 126 |
| 2. 北乐村的欢迎仪式 | 147 |

第五章 小姐弟的新生活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大哥考上了汽车学院 | 162 |
| 2. 生命的磨合 | 172 |
| 3. 雷晶的情感问题 | 184 |
| 4. 又是一年中秋节 | 193 |
| 5. 存折风波 | 201 |

第六章 尾 声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1. 上帝的眼睛 | 208 |
| 2. 母亲节 | 225 |
| 3. 假 如 | 234 |

后 记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附：《雷晶的日记》 | 237 |
|-----------|-----|

第一章 祸从天降

1. 明天就是中秋

“来了？雷哥。”花子一边在顾客的头上剪出咔嚓声，一边在脸上绽放出满面的笑容。

村头并排开着两家理发店。花子知道，想要顾客毫不犹豫地走进她的店，除了手艺好、价格公道，满脸的笑容必不可少。

“今儿我过生日，”被花子称为雷哥的男人笑咪咪地说。他中等身材，粗壮结实，头发有些长了。他穿了件紫颜色的新茄克，水光溜滑没一道褶子。

“怪不得穿了新衣服。”花子手不停，嘴也不停：“雷哥你先坐坐，这就好。”

花子扬声朝里屋喊：“小娟，过来先给雷哥洗头！”

雷显锋把手里黑色的小包放在长椅上，脱下新茄克，小心地捏住衣领子，举起来转了半圈。理发店的墙上贴满顶着各种发式的美女画。雷显锋看了半圈，找到了那排银灰色的挂衣钩，把茄克小心地挂上去，然后又拿起了小黑包。

他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坐下来。

小娟拿起围布轻轻抖了两抖，手臂一甩，便把这块黑色

的布围到了雷显锋脖子上。

镜子里的雷显锋顿时成了一个头发凌乱、脸膛黑红，披着黑色大氅的人，样子很是怪异。

雷显锋歪着脑袋瞅瞅镜子里的自己：“我操，怎么一围上这布我就觉得自己像个鬼魂。”

“哎哟雷哥，你可真能说笑话，咋能像鬼魂呢？你咋不说像斗牛士？”花子是老虎村出了名的巧嘴。

雷显锋点点头：“别说，还真有点西班牙斗牛士的意思。”

小娟把洗发液瓶口朝下，朝他头上挤着发膏。

“我操！今儿是十四？”雷显锋突然大呼小叫起来。

花子顺着他的视线瞅瞅墙上的日历牌，2001年9月28日。她用剪子戳着，翻起表面那一张：“可不，明儿是中秋了。雷哥，你这生日倒有意思，差一天跟中秋节一天了。”

“可不，这样的巧事几十年才能碰上一回。”

“中秋节打算咋过呀？”花子收了顾客的钱，开始拿条帚扫落了一地的发茬子。

“能咋过？吃块月饼就算过中秋了。”雷显锋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对了，明早去大连得买点好月饼。”

“怎么？过生日还要进城卖菜呀？”花子洗了手，替下小娟。

她手上用了劲，在雷显锋的头上捏把起来。

顶着满头泡沫，雷显锋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雷哥可挣了大钱了吧。”花子问。

“挣什么大钱，贩点菜能挣什么大钱。”

“谁不知道你跟嫂子能干呀。一天一个来回，一个来回起码能挣下百八十，这一个月就是三四千，一年就是五六万

哪。”

“我操，你的账算得倒比我还清楚。”

小娟端了泡满手巾的脸盆到屋子外面洗。门开处，阳光扑进来，门关了，阳光也突然没了。

录音带唱到了头，发出空洞的转动声。花子扎煞开五指，在雷显锋的头发里反复搔着。理发店一时沉浸到下午的安静里。

他们忽然听到屋外响起了小娟打招呼的声音：“嫂子来了？”

“哎！你花子姐在吗？我今儿想铜铜油。”

“大哥在里面呢。”

说话间，雷显锋的老婆周小叶拉开门走进来。花子早扬起一张笑脸：“嗨，你们两口子还一前一后呀。”

“什么呀，我就怕挤一块来你这儿坐不下。怎么，他还没完？”

花子说“快了”，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

“今儿怎么这么高兴想铜油？”花子跟周小叶搭着话。

“他不是过生日吗。”周小叶叭叭嘴：“再说，明天是中秋，过节，高兴呗。咱也不能光干活不捣哧，本来长得就困难，再不收拾收拾，要是人家看不顺眼可咋办。”周小叶一边说着，一边跟花子夹眼睛。

花子心领神会：“是啊，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嫂子你可得把我大哥看紧点。”

“我操，两个老娘们，说了些啥！”一直没吱声的雷显锋终于睁开了眼睛，脸红脖子粗地辩解。

他的话顿时激起了女人的笑声。像被突如其来的石子惊

起的鸭群，笑声从小小的理发店里冲出来，在老虎村头飘荡着。

这是一个距离大连城六十多公里的村子，盘踞了整整一座山头。因为传说几百年前曾有老虎出没，如今在陡峭山坡上仍有一个老虎洞，所以村庄被称为老虎村。老虎村一屯两村，以山为隔，山南面叫后老虎村，山北面为前老虎村。要去前老虎村必须跨过一座桥，然后山势渐渐陡起来。爬到山顶回头一望，会发现后老虎村依山而建，逶迤了整座山坡。

那座把前后老虎村连起来的桥名叫老虎桥。老虎桥说是桥，其实只是条不足二十米长的通道，桥下的河水时断时续，顺着山沟通往远处。桥头这一片，便成了一个信息集散地，成了全村最热闹的所在。

花子的理发店就开在桥头。在白石灰刷就的门脸上，用大红的油漆写了个大大的“发”字，老远就能看到，醒目得很。理发店的左边是个蒸汽浴池，右边是另一家理发店。一个门脸不大的小卖店与这三间连成一体的店铺离开几步，独自戳在一旁。

几间小平房都歪歪扭扭的。招牌早就褪了色，或都干脆缺字少划，但是这些并不妨碍这里成为老虎村的高档消费场所。

与挤作一堆的平房相对，在老虎桥的另一边，形成了一个小集市。卖水果的、卖蔬菜的、割肉的、扎条帚的、修理车子的摊子长年露天摆着。摊主满脸土色，袖着手守在自己的摊子前，有话唠嗑，没话就瞅着路上经过的人马车辆，插科打诨地穷开心。

五六辆载客摩托车聚作一堆。车主一律一只脚支在地上，

一只脚踩着脚蹬子，见有人靠近，就炫耀似地一脚踩下去，踩得摩托车轰轰直响，打屁股那里喷出一股股的黑烟。

焕然一新的雷显锋跟周小叶从理发店走出来时，老虎桥头的闲人们顿时找到了看热闹的内容，他们大声喊着：

“嗨，老雷，头发晃倒苍蝇啊。”

“嫂子，头发咋变了色了？咋金灿灿的？”

“你们俩要结婚不成？捣哧得这么漂亮干嘛？”

.....

所有的人一律扬了黑红的脸膛，咧开嘴笑起来。在他们的哄笑声中，穿着新茄克，头发油亮整齐得宛如假发套一样的雷显锋，跟铜了栗色油做了波浪卷的小叶不由自主地脸蛋发热，倒真如准备登记结婚的新人一样害起羞来。

周小叶只羞了一刻，就恢复了她泼辣的本性，奔着肉摊子过去，一边在嘴里骂：“兔崽子，没见过老娘铜油？贫什么贫？快给我称二斤肉！”

“咋的，还要办席呀？”卖肉的丁小个大声说，剁肉的刀在案板上擂出嘭嘭的响声。

他的话再次引起大家的哄笑。

“你个小小个，叫你一辈子找不着媳妇！”小叶也跟着笑起来。她提了肉，紧跑两步追上急冲冲走在前头的雷显锋。

两个人一路跟村人打着招呼，进了自己家的门。

雷显锋家院落很大，房子分成两排，后面一排是三间老房子，灰墙灰瓦。瓦楞里探出草来，青石砌成的墙面透出日久年深的痕迹，这房子已经盖了几十年了。自老房子朝靠十来步，是三间新房子。新房矮一些，也不是东西屋的正规格局，但是装修了白色瓷砖，里屋一半抹了水泥地面，另一半